



数字技术逻辑对文艺生态的影响

数字技术逻辑带来了整个文艺领域的结构性重组，文艺的存在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艺术体验及其审美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对于这种文艺新业态的生成和文艺格局的变化，文艺批评不能自说自话，而是要在深刻反思中发挥价值引导作用，真正担负起批评的责任。

□ 范玉刚

当下文艺发展越来越处于融媒体（“融媒体”是充分利用媒介载体，把广播、电视、报纸等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体，在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语境下，所谓融媒体语境主要是基于消费社会的后现代文化境况而言，作为社会文化建构主导性力量的新旧媒体融合，主要表现为一种数字化生存境遇，其表征就是传媒边界的模糊、互渗互融，形成了视像流动的显著特征，不仅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这还是一个去中心、解构深度、消解“精英”的扁平化与多元化时代。

融媒体语境的巨大影响

在此语境下，艺术的影响力和作用的发挥越来越受制于传播。艺术的视觉化、视听化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指向，数字技术逻辑深刻影响着文艺生态。以文学的境遇为例，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文学赖以存在的传统期刊（包括报纸副刊）和出版社旗下的文学期刊，在生存压力下不断向市场妥协，几乎失去了主导性文学传媒的地位，网络文学已形成压倒性态势，在技术和资本的支援下不断挤压着传统文学。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看，传媒发展不仅影响舆论格局的变化，还在迈向产业化过程中带来利益格局的分化，资本的力量凸显。主流媒体在数字化时代有了新表情，深刻影响了文化（包括文艺）生产与传播和消费的生态，改变了话语权、舆论引导权、文化领导权的传统格局，开启了“全面评论”“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新格局。“互联网+”时代，主帖不重要，跟帖最重要。每一种主导叙述的观点，都会引发众议，任何人都无法“一统”多样化的分歧，一种新的社群化的公共话语空间登上历史舞台。人人都是生产者、又都是消费者，“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后现代梦想，在融媒体语境下成了现实。身处其中的文艺，不仅新业态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人人都成了评论家，每一种“个人”的表达、评论和传播，都以“微”形式融入文化“社群”空间的交锋、交流和交融之中。这种变化影响所及不仅是文艺观念的分歧、审美规则和评判尺度的改写，更带来艺术与非艺术的断裂性冲突，还深刻影响到国家文化政策和社会力量的博弈，以及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对此，文艺界对这种变化不能习焉不察，要作出深刻的反思。

问题导向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敏感于时代的变化，紧紧抓住问题，理论研究才能回应时代的诉求。习近平总书记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就文艺发展而言，数字技术逻辑带来了整个文艺领域的结构性重组，文艺的存在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艺术体验及其审美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文艺的生产（创作）、传播与消费离不开介质（载体）。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在融媒体语境下，文艺发展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数字化生存，“互联网+”之于文艺发展不单是文艺生存的

网络化，而是从网络看文艺及其互联网思维对文艺的深刻影响，这为文艺发展带来质的变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成了最具有时代性的文艺问题，理论和批评只有回应这些问题才能把握时代。

改变了文化行业的发展逻辑

进入21世纪，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AR）、新材料等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给文化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催生了文艺生产、传播、消费以及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究其深刻影响来看，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推动力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已成为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的应用，将对整个文化行业和社会结构产生颠覆性影响。数字技术的平台性和开放性以其强力改变了传统文化（文艺）行业原有的发展逻辑，重构了数字技术发展逻辑，这将带来整个文化行业结构的重塑，并带来行业管理结构的革命。《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突出强调了文化（文艺）发展中科技的融入，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数字化技术已经融入学术研究理论建设、舆论引导、媒体融合、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各个领域，贯穿于从文化资源数字化到数字化生产、数字化传播和数字化消费等各环节，落实到传播体系建设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等各项任务中。科技部在《“十三五”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指出，要研究VR与互动影视融合技术，开发实施表演捕捉、虚拟摄影、可视化预演、立体3D等实时交互虚拟化电影制作技术与系统，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传统文艺形态如舞台艺术，在技术融入的支撑下，越发美轮美奂、诗情画意。2016年9月4日，G20杭州峰会文艺晚会《最忆是杭州》在西湖上进行。这场50多分钟的艺术盛宴，是一台饱含江南风韵的文艺演出，更是技术与艺术融合下彰显中西合璧、文化交融的创意产品，既传达

了融合共处的美好愿景，也展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随着数字化生存的广泛性，不仅改变了艺术的生成方式和形态，也影响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科技的发达使得会作诗的机器人已经横空出世，网络创作的艺术作品已见怪不怪。英国文化学者麦圭根指出，“数字化和网络化不仅涉及技术，它还涉及技术发展的复杂互动，涉及社会与历史语境下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决定作用”。一定意义上，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融媒体发展已成为时代语境的表征之一。“十三五”期间，科技将为文化发展植入更多的创新基因，将加速文化生产方式及发展模式的变革，将带来文化传播传承方式新革命和文化消费方式的新变革。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一大批新兴文化（文艺）业态将应运而生，可视化技术、虚拟现实、全息成像、“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等，将为文化生产（文艺创作和展示、存储等）传播及其产业链整合带来深刻影响。这种新质性的表现为艺术的视像化，视像是艺术的表象，大众消费的不再是艺术的“灵韵”，也不再是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艺术深度早已被解构为扁平化的快感。鲜活生动的视像是文化消费的一大特征，也是当下文化发展（包括艺术生产）的驱动力。借助数字化网络的力量，视像的流行、视听视频的泛滥，各类视觉奇观成为大众趋之若鹜的消费热点，市场话语的强势使得主流媒体从“高冷”转向“卖萌”而致画风大变，大众已然生活在图像的时代。诚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反思，“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日常生活中到处流行的都是表象和人造物，人被无所不在的视频、视听所包围，这种视像的流行就是后现代的表征。

文艺批评要发挥价值引导作用

在此语境下，文艺发展越来越呈现为技术与资本的狂欢，资本的并购重组不仅影响着文艺的业态，还决定着产业链的延伸。贴近市场口味的文艺的类型化生产，而不是文艺的审美追求和风格的多样性成为艺术的诉求，艺术越来越不是艺术家单纯的自主行为，逐渐形成了以点击量、发行码洋、收视率、粉丝量、付费会员数、票房等为参照，以消费者（非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和观众）为轴心的生产与评价机制。例如美国的“百老汇”大舞台，越来越成为高新技术和艺术融合

的展示空间，虽然极大地提高了艺术展演的表现力，在感官的强烈刺激下，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视听感觉和感官体验，但在不断被制造出来的“审美口味”中强化的是消费性的审美快感，审美与资本和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高。

在数字技术逻辑侵蚀下，技术和资本在文艺生态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技术侵蚀到艺术的生成肌理中，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都是艺术或者美的奇观包括流动的视像，生活中还有什么不是艺术呢？对于这种文艺新业态的生成和文艺格局的变化，文艺批评不能自说自话，而是要在深刻反思中发挥价值引导作用，真正担负起批评的责任。

文艺评论

杆，还有专供游人使用的游船呢！北京邮政局曾经发行过一个信封，封面上印刷的就是彩色的金鱼池的泛舟图景，是摄影，不是画的。

金鱼池以及北面的三里河、芦草园一带，元明两代曾经水潦遍地，后来，别的地方占满人烟，地旷人稀的金鱼池保留下来。

金鱼池东侧，“文革”前一直是北京最大的金鱼市场，有一二十个大池子养金鱼，池子上罩着苇帘，以免阳光暴晒，否则，鱼儿们可受不了。这里的金鱼品种之多，堪称北京之最，此外，寻常人家养的金鱼，怎么也不会像这里的那么大。所以，要看最大、最美、最奇特的金鱼，只有到这里来。

金鱼池南面，就是著名的龙须沟，隔着沟，能看见天坛高大的砖墙。龙须沟于20世纪50年代填平盖房，金鱼池则在“文革”后期填平，经两次改建，成了居民区。现在，老舍塑像就伫立在社区路边。（完）



这几年有句话很流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又有人机智地跟上一句：你拿他的手机试试。这个脑筋急转弯令人忍俊不禁，不过确实道出了一个社会现象：人们已经离不开手机了。

拜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所赐，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呈跨越式发展状态，这在人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比如，连县城都没去过的乡下老太太，现在一年去8次省城看孙子，因为突然有了动车。不会用信用卡没关系，“扫一扫”就成。家里好不容易装上的座机，如今闲置了，直接用手机。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已达7.24亿人，这意味着多半中国人通过手机上网。

可是这样一来，某些专家开始操心了，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发警报：注意啦，手机阅读是碎片化的，不利于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浅阅读不是真正的阅读。我敢打赌，对于这些教诲，我们院子里的民工一定摇头。

我居住的是一个很老的小区，今年春天开始整体维修。每天晚上，民工们在院子里坐成一排，都在静静地看手机，屏幕的荧光照着他们的脸，形成剧场追灯那样的奇特效果。他们的神态专注而放松，丝毫看不出劳作一天的疲惫。假如专家敢以防止“碎片化”为理由，不许他们再看手机，非打起来不可。

十几年前，我们这个小区也进行过一次改造。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自然没有专家们担忧的碎片化问题，但也没怎么见到读书的。一到晚上，民工们有的在院子里瞎溜达，有的就着路灯晃扑克，有的在抽烟喝啤酒，有的和衣躺在地上，个个像断了电的机器那样孤独沉闷。他们为什么不读书呢？

有一天我请一个年轻的民工帮忙，把一箱书搬到车上，代价是一盒香烟。小伙子犹豫了一下，问可否不要香烟。我说那就20块钱吧。小伙子脸一下红了，说：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要一本书。

他飞快地把箱子送下楼，然后举着我给的几本书哈哈大笑，兴奋得脸蛋更红了，那意思是说：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好事，太赚了！跟他年龄相仿的两个小民工羡慕地看着他，跑过来抢书。

他们仨年龄都在十八九岁，我想如果客观条件允许，他们应该和我的孩子一样，在大学校园里随心所欲地读书学习。为了给妹妹缴学费、给父亲看病，小民工不能随意花钱买书。再说，休息还来不及，哪里有时间看书。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问题同样不是深阅读还是浅阅读，而是不阅读！辛辛苦碌的底层民众如此，许多经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也是如此。我发现许多人家装修豪华考究，唯独没有书柜。即使有，往往摆着照片、洋酒、关公和芭比娃娃。

我国是出版大国，同时也是阅读小国，阅读量与国力增长不匹配：数年来，我国人均阅读量不到5本，是日本的1/9、俄罗斯的1/10还弱，而俄罗斯的GDP只跟广东相仿。统计数字警示我们，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是当务之急，至于读深读浅、“碎片”“整片”倒不重要，读起来就好。

手机来了，手机很普及，因为符合国情。跟阅读整部大书相比，手机阅读当然有碎片化倾向，但劳动大众的时间恰好是碎片化的。手机的投入是一次性的，不像纸质图书报刊要不停地买，这意味着阅读的成本降低了，低到相当于拥有一个免费的阅览室。手机阅读内容浅显直白生动有趣，正好是深入阅读的诱饵和糖衣，不知不觉中，从不阅读的人开始阅读了。有一位智慧的几何学老师，他总是先通过游戏的方式激发学生兴趣，最终他教过的学生都很喜欢这门抽象的学问。

整枝人参是好东西，人参切片同样有营养、能治病。我的一位表弟初中都没毕业，通过多年打拼成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近几年生活和事业都遇到一些烦心事，他女儿经常给他转发一些被某些人瞧不上的所谓心灵鸡汤，终于有一天他向我大发感慨：真后悔当年没好好读书，肚子里有墨水就是不一样！现在他不打麻将了，喜欢躺在家里看手机或者看纸书，今年看完了《论语别裁》和《长征》，纠结的问题慢慢解开了，心情也好了。手机里确实有不少零碎、浅陋的内容，但也有人类文明的精华，手机阅读起码可以作为从专注物质需求过渡到

手机是个好东西

□ 单 纯

追求精神生活的引桥。

过去我回老家，最害怕与儿时好伙伴枯坐无话的尴尬，现在他们个个与我侃侃而谈，从朝核问题到落马贪官，从杨振宇的幸福晚年到古诗词朗诵大赛，无所不知，宾主相见甚欢。这小小的神奇的屏幕，竟让不同背景和境遇的人们同时享有获取信息和提升文化素养的权利，这是人民受教育权的延伸和补充。互联网对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平等的价值，丝毫不亚于火的使用、文字和印刷术的发明，值得我们推崇。

更加神奇的是，阅读终端只是手机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用处，就像孙悟空不仅仅是一只猴子。对于我们院子里的民工来说，手机还是他的钱包、导游、医生、电影院、邮局、商场和劳动工具，是亲人团聚的温馨小屋，虽然远隔千里，他随时可以回家。我亲眼看到一个老年民工的脸紧贴在屏幕，流着泪接受孙子的亲吻。年轻人则比过去更喜欢游览北京名胜，因为他再也不怕问路没人理会。所以，看到他们沉浸在闪烁的屏幕前，我就满心欢喜。我清晰地看到他们满足的表情，看到祖国前进的脚印，听到习近平总书记浑厚的嗓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产党人努力提升人民的“获得感”，这多么符合人性、顺应民意，能不受尊崇吗！

网民喜欢把专家说成“砖家”，这不但刻薄，且一篙子打翻了一船人。不过我确实好奇，为什么常有满肚子学问的人，说出令人捧腹的话来？比如当旅客提出高铁动车应该配备WiFi时，有位权威人士公开指出：火车上装那玩意儿干啥？根本没这个必要。现在“复兴号”动车上线了，受到人们热捧，因为设施更人性化，并且全程开放WiFi。

这位专家之所以变成了“砖家”，不是因为没学问，而是心里“没别人”——自己不玩微信，就以为这东西多余。加上身为某一方面的权威，便以为可以代表大众，代表真理，结果人们哈哈大笑。

“砖家”应该从舒适的沙发里站起来，看看普罗大众怎么生活的，问问工地上的人们真正缺什么，想想自己能为他们做什么，毕竟他们构成了中国人的大多数。“砖家”最好还要丢弃孤芳自赏，告别精英意识，怀抱真挚的人文关怀和慈悲之心推动社会进步、增加人民福祉，这样才会受到社会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这个道理对党政干部同样适用。

